

孙正晨

【作者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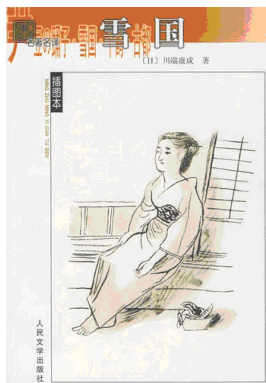
孙正晨，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2017 级传播系。

我是个没什么个性的怪人。是芸芸众生里普通的一名，普通的身高，普通的外貌，有自己柔软的枝枝蔓蔓，有超出他人的小小才能，痛苦生命的无常，亦痛饮生命的美酒。泪点低，笑点更低；学过芭蕾，学过电子琴、手风琴，学过绘画，统统无疾而终；喜欢读书，喜欢观影，也喜欢泡沫剧和漫画；中意暹罗猫，更中意珍珠兔……

读《雪国》，想象列车在岑寂的雪原渐近又渐远，蒸发的雾气堆叠成大朵的流云，想象一场足以“用墨水来痛哭”的三人话剧，一个严寒而纯净的北国。

最好的时光

——读《雪国》



《雪国》，（日）川端康成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他们说灵魂不存在
但当我看到
你在我灵魂上做的标记
我知道它存在：
烟头，玻璃杯留下的湿圆圈
皱巴巴的报纸
几乎褪色的橡皮章的戳记
和墨渍
使得甚至最不真实的
最透明的幽灵显现出来。

——诺德布朗德

2017 与 2018 的交际，是个多雪的冬。

返乡需坐 25 小时的火车，不平坦的铁轨与车轮擦出风的形状，沿途是连绵的群山和企图抹平沟壑的白雪。铁路从偏僻的山野蜿蜒而过，窗外万物仍是质朴。

山脉、积雪、枯木、疯长的枝蔓、朦胧的日光。白的障壁下是欲萌的生机，肉体熔于焚化炉，修辞格失落于泥土，驹子与叶

子在镜像中熟睡。

散漫的思绪易滋生于无言的漫长旅行，我长长地坐在椅上，看窗外的景色升华成文字。

“穿过县境上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大地一片莹白，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下来。”

《雪国》在此处开篇。

这个故事是一堆自杀。纯粹和美倒在血泊里，雪一直在下。

“上帝已死”在日本大可延伸为“神明已死”“权威已死”“旧秩序已死”，日本历史的巨轮在文学家身上榨出樱色的精粹。比起川端康成，我总更偏爱三岛由纪夫，在美的欲望面前，禅师的“物外”之观固然沉静中和，却总不如战士的矛刺斧劈来的快意。在社会的隔断不可避免地下沉时，战士死于剖腹，血色凛冽；禅师死于窒息，面色绯红。冥冥中暗合着驹子和叶子的毁灭，火光映红天际，而岛村仍将活下去，“徒劳”的追寻者仍将活下去。

之所以说他是追寻者，是因为他并不理解“徒劳”本身。官能性、灵觉、驹子在车窗上的倒影、月色、烧酒——这些美的异化表述都在传达，美就是现实，美就是徒劳。

“虽美其名曰研究，其实是任意想象，不是欣赏舞蹈家栩栩如生的肉体舞蹈艺术，而是欣赏他自己空想的舞蹈幻影。这种空想是由西方的文字和图片产生的，仿佛憧憬那不曾见过的爱情一样。”

爱情只是一条通往本质的引线。岛村的“无动于衷”，并非来源于对所爱之物的刻意克制，只是他的热情本就未集中在现实上，而是集中于自己的幻想之中。他抚摸着驹子的肉体，却只是在触碰一个自私的幻想。他的“徒劳”大多不过是附会的自我安慰。

而我想讲的徒劳，是坚实存在于此的，是不可或缺的，生命从徒劳中衍生出拯救和毁灭的分支。

一度十分中意一部日本舞台剧《大正四谷怪谈》，少年伊右卫门和大他十岁的阿岩结为夫妇却只把对方当做奴仆，坚守爱的“纯粹”的阿岩终因伊右卫门而死，长困地狱，青年伊右卫门也在狂乱中坠入死的长眠，象征大正时代的报纸在空中纷飞破碎，归于虚无。

“有的蛾子，一直停在纱窗上不动，其实已经死了，像枯叶似的飘落下来。有的是从墙上掉下来的。岛村捡起来一看，心想，为什么长得这样美呢？……而蜂，却是跌跌爬爬、爬爬跌跌的。看来像是随着季节的推移，而自然地死去。其实走近一看，脚和触须还在抽搐、挣扎。”

死去的蛾子的美丽只不过是一种徒劳的美丽，一种虚无，人世万物的更迭，战士被压垮前的嘶吼，也不过是一种徒劳，一种虚无，正如蜜蜂临死前无用的挣扎。NIHILIST 是高傲的，迷茫的，漫不经心的。舍斯托夫讲“悲剧道德”，我以为很对。悲剧道德的全部使命，就是熔铸出自杀的悲剧，灯光收束，役者的脸呈现出死的苍白。

欧洲近代的虚无主义始于基督教信仰的破灭。尼采用“上帝死了”这句话来刻画它。日本则早有“物哀”的地脉，“东方式”的虚无指向内敛和自省。无论是现实的倒影还是重构，文学总是在背诵真实，尽管文字本身也是一重真实。经济 and 思想的发展在时代的文本中烙下刻印，曾被一千次唱诵的主题还将以另一个角度被唱诵千次，文字里面有习得性的爱和恐惧。

“挚爱之情不能像一件绉纱一样，留下实在的痕迹，纵然穿衣

用的绉纱在工艺品中算是寿命最短的，但只要保管得当，五十年或更早的绉纱照样穿在身上不褪色。而人的这种依依之情，却没有绉纱寿命长……”

《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伊凡宣称无论遭遇何事，对人间有何质疑，在三十岁之前，他绝不会掷下那杯生命之酒。麦卡锡在《老无所依》中写：“我不知道一个人究竟能不能偷得自己的生命。”活着的人必须享受徒劳的过程，甚至去爱它。

像是电影镜头的特写，薄纱在青色的天空延伸，朦胧的细雪揉皱视野。叶子的死有如雪的消融：“她在空中是平躺着的，岛村顿时怔住了，但猝然之间，并没有感到危险和恐怖。简直像非现实世界里的幻影。僵直的身体从空中落下来，显得很柔软，但那姿势，像木偶一样没有挣扎，没有生命，无拘无束的，似乎超乎生死之外。”

死并不是终结，死孕育着生的幻影。克里姆特在《生与死》中使两者于夜的水滴中相拥，滴水终将沸腾成大海。鲁迅曾说，人最终会“从一切眼中望见无所有，从无所望中得救。”

人会从徒劳中得救。

马芷荃

【作者小传】

马芷荃，西南交通大学 2017 级传播学专业。

我是好读书不求甚解，好工笔不规不矩，好影视囫圇吞枣，好美食不远庖厨的四好青年。

《斯通纳》是一本带你体验别人的成长，却依然给你力量走自己路的书，它带给你对于知识、感情、死亡的思想是无限的。人就是要活泼泼、沉甸甸地活着，横冲直撞地去尝试任何一种可能性，结构严谨地去触碰深邃的人类智慧，拖泥带水地去牵挂所有存在于身边的爱与温暖。

我卖其书内

“繁华世界就此别过，
我曾爱之弥深，
即使我无所获，
我仍感不虚此行。”

— 赫尔曼·黑塞

“即使不能拥有完美的生活，索性追求过完整的自我”——这本书封面上如此写道。完美和完整，总带着点“完了”的悲惨。

这本书蒙尘五十年，终于在今天再次进入公共视野。有人说它是一个失败的作者描述的一个失败的人的一生，正好“丧”到当代人心里。是这样吗？

它完整记述了一个叫“斯通纳”的人的一生。他出生在一个农场家庭，父母将他送入大学，想要他今后可以为农场做些事情，他半恍惚地答应，然后来到了密苏里大学。该死的生活，不痛不痒



《斯通纳》，(美)约翰·威廉斯，杨向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地继续着。

直到，一节英国文学概论课上，那个干瘪的教授用“眼睛带着某种无情而且几乎是快乐的绝望扫视着教室”，突然发问“斯通纳先生，这首十四行诗讲的是什么意思”时，斯通纳咕哝了一声，试图张开嘴巴，教授又干巴巴自顾自讲了起来，然后眼睛又回到斯通纳身上：“莎士比亚先生穿越三百年在跟你讲话，斯通纳先生，你听到了吗？”至此，斯通纳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也如此找到了一生所求。他毕生致力于文学，致力于在本科就读的大学继续读书、教书。他的一生全在学校里。

说斯通纳是失败者的，大概是因为他没有一件真正“成功”的事情：糟糕的妻子，早逝的友人，迟来的又被蓄意破坏的爱情，渴望逃离的女儿，执拗的死对头，垮掉的身体等，事事不顺。

但其实细想想，一切也好像没那么糟糕，因为人生不就是这样。

人生啊，哪有成、败、输、赢，谁不是从生到死，从撕裂到成长，从茫然到顿悟，从期许到得到，从失望到悦纳，谁不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有恃无恐”，谁不是一边逃避一边妥协，谁又不是一边失去一边得到。正因为不完美所以才挣扎，挣扎不脱就去低头认输，人生如逆旅，谁笑得过谁啊。

话说回来。

这本书封面上还有另一句“自吹自擂”的话：“第一眼故事，第二眼经典，第三眼生活，第四眼自己。”其实挺有道理。尽管每个人的际遇不同，口味不同，但心灵成长的历程是相通的。如果硬要说这本书有什么伟大之处的话，大概就是那种在心路历程上的代入感吧，看似不完美甚至糟糕的现状拼接成一个完整的、尝过

人间百味的人，拼接成一个个“扶不上墙”的你我。

“他想当一名教师，他成了教师。但他知道，他永远知道，人生的大部分时候他都是一个冷漠的人。他曾梦想过某种正直，某种绝对的纯洁。他寻找过妥协和无关紧要的攻击性消遣。他曾想象过智慧，在漫长岁月的尽头，他找到了无知。”这是斯通纳死亡之前的一段认知，它令我震撼。对于冷漠、正值、纯洁、攻击性消遣，它们是过眼云烟般的普世性的因素，但是智慧呢？斯通纳一生都在读书，一生都在以知识为密封罩保护自己，他真正追随着的东西甚至可以称之为信仰的东西，在最后死亡之时，突然顿悟却是它的对立面——无知才是生命的尽头。他绝望吗？可能不会吧，他都要死了，还有什么接受不了的。

作者不疾不徐地缓缓叙述着斯通纳的生活。虽然是以第三人称进行叙述，但作者并没有用洞窥一切的上帝视角，反而描述得无比真实生动，就像一部平静的纪录片。叙述很平淡，波澜不惊的笔法就像有些木讷的斯通纳本人在以第三人称描述自己一样，或许压根也是作者的自我写照。什么样的人就会写出什么温度的文字。

蒙尘五十年的书，蒙尘五十年的作者，就像梵高一样，天才会被庸人的眼光局限在时代的牢笼。但天才终究是天才，他们亦会像火一样，烧灼牢笼，点燃未来的某一处枯木，让你我有幸看到舞蹈的灼热，带着眼中的光亮，凛然不怵。